

文史學的新探索

趙儷生 著

海 燕 書 店

文壇學的新探索

李國士著



中華書局

文史學的新探索

趙儷生著

〔增訂本〕

海 燕 書 店

一九五二·上海

文史學的新探索

著者 趙 儼 生

* * *

有 版 權

1951年1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3000冊

1952年7月第二版增訂本上海印3001—6000冊

書號 (111) [1111] 定價 ¥ 8,800

海 燕 書 店

(上海蘇平路八三號)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GDS 6/66

序

在這一本小冊子裏，收容了十三篇文章，長短不一，其中除一篇是四年前的舊作，一篇是偶爾討論自然科學的文章外，餘均爲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今年十月間整整一年中所寫有關文史學的論文。在這些論文中，有着一個顯著的共同點，即作者企圖就任一題目來宣揚一個觀念，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與中國具體史料相結合，是中國新的文獻學和新的歷史學建設的必由路徑。但，由於作者涉及的方面太廣泛，而在每一個涉及方面中深入的程度又不够或太不够，因而使這本小冊子的內容表現爲駁雜而膚淺，因而使這本小冊子在擔負宣揚上述的那一觀念的任務中，顯得力量不够。「探索」二字，就是說明牠的單薄；而「新」那個字，則在暗示書中無處沒有的想要推廣一個新觀念的企圖。

這些文章大部分是發表過的，發表的報章雜誌是新建設、觀察、光明日報、學衡、版、光明日報、翻譯通報、歷史教學月刊等，因卷期日期不太記清了，故文末不再一一注明。但由於寫作當

時的匆忙和修養之欠缺，有些辭句甚至有些概念，是不妥當的；這些地方，在最後校本書大樣時如已被作者發覺或省察所及，都一一糾正，一一校改過了。有些地方，也有了增補。但無論如何，這本書裏還存在着缺點，或很嚴重的缺點和錯誤，自然是不免，而且是必然的！這些地方，統請讀者諸同志嚴厲指正，以備假如再版時好徹底修改。

除一般的內容之外，本書有幾篇文章還似乎着重地涉及到了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劃階段問題。作者的基本看法，無可諱言，是與侯外廬、郭沫若二先生的看法有某種程度的一致。這原因是因為作者對古代史的興趣及研究入手處是甲骨文，因而相對地忽略了譬如像左傳那樣的文獻史料。最近，作者正在幾位對左傳有研究的同事底指導下，來從頭學習。將來的看法，可能是有改變的。然而在目前，我對於西周封建制的說法，依然是不能首肯。

感謝艾思奇先生，他曾對這本小冊子中的第一和第四篇文章給予了修正的意見，或具體的辭句方面的修改。感謝葉聖陶先生，他為本書題了裏封頁；他底有含蓄的筆姿，是我久久仰慕着的。

作者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日於青島山東大學。

目次

序

論中國新史學的建設問題·····	三
謹評聞一多先生的學術成就·····	一〇
混着血絲的記憶·····	三三
論批評與自我批評對當前學術界的必要·····	四〇
關於自然科學工作中的幾個問題·····	五七
評胡華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	六七
闡論中國奴隸社會的一件史料·····	七〇
評丁易著『明代特務政治』·····	九〇
駁關於中國中古社會的『倒退』學說·····	九四
說蜀漢的興起·····	一〇一

論殷周史問題的意見紛歧·····	一二三
略評『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柯譯本·····	一二七
論教研組底任務與教師思想的改造問題·····	一四〇
寫在『論教研組底任務與教師思想的改造問題』之後（白壽彝）·····	一四〇
斯大林對史學的新指導·····	一五二
細密地學習上層建築和基礎的關係問題（趙宗復）·····	一六〇
再論建築與基礎並答趙宗復先生·····	一六九
上層建築改變條件及其規律的幾點商討（葛懋春）·····	一七七
我講授『歷史唯物論』的幾點初步經驗·····	二〇二
愛國主義思想家顧炎武底反清關爭·····	二〇九
我講授『明史』的兩點心得·····	二三三
武訓當時魯西北人民的大起義·····	二三三
增訂小記·····	二四四

論中國新史學的建設問題

毛主席在政協開幕辭中說：「隨着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這是一個多末令人興奮的預言！而在這一即將來臨的文化建設的高潮中，中國新史學的建設事業，無疑地也將是其中極重要的一個環節。關於這，時賢已每每有所論列。我今不揣謬陋，謹整理他們的要點，參與自己的所見，寫成此文，以供討論。

我認為舊歷史的翻案問題，亦即舊史學的改造問題，是中國新史學建設事業中首要的一個問題。（關於這，華崗先生曾寫有中國歷史的翻案一書，對此問題有所討論。）而在這一問題中，不可避免地會包括以下三個內容，即（一）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亦即歷史唯物主義原則之掌握與運用，（二）乾嘉以來歷史考證學的批判與承繼，（三）更大規模的有計

劃的田野考古的展開。茲分別論述之於下：

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亦即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的掌握與運用，在上述三個內容中不是平列的，而是首要的，起着決定作用的；因為假如新中國的史學工作者不能學習着去正確地掌握這種『置諸四海而皆準』的原則的話，那麼，他將不能從過去積疊下來的反動派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心論的、或法西斯主義的『歷史』著作底影響下解脫出來，同時，他也將不能從許多進步派史學家底大體上正確然而又包含了許多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錯誤中向前推進一步。這一任務自然是艱巨的，但新時代的人是有足夠的理由向我們的史學工作者作出這樣提高的要求，而新時代的環境（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共和國的日子趨繁榮等等）也確實準備了同樣足夠的條件，來幫助我們的史學工作者作出這樣的提高，只要他們肯付出足夠的主觀努力的話。問題是在於切不可忽視這一條件的決定性，或視這一條件與其他條件是平列的，甚或是次要的。李達先生在替呂振羽著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一書作的序文中，曾說道：

「在中國史研究的課題中，據我們目前所感到的，有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是歷史方法論的問題，第二是史料的缺乏及其真偽考辨的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如果能够生動地應用而不誤入實驗主義或機械論的歧途，困難還容易解決。關於第二個問題，史料的缺乏，阻礙我們研究的進行，而史料的真偽的鑒別如有錯誤，結果必會顛倒歷史的真相。這兩個問題是密切的聯繫着，我們必須連同去解決，才能着手研究。」

上引李先生這一段話，大體上是對的；但當他認為拿掌握方法與考辨史料兩相對比，前者是比較容易解決的困難時，他顯然是錯了。自然，這是李先生十四年前的話，而今天的看法容或大有改變。但倘如有任何其他的人到現在還認為歷史方法論問題，亦即「生動地應用而不誤入實驗主義或機械論的歧途」的事，是「還容易解決」的「困難」的話，那將大成問題！在史學研究中，或更具體地說，例如在清晰地劃分中國歷史的段落，或允當地評述一個中國歷史人物的過程中，要從反實驗主義（或主觀歷史主義）和反機械論（或「客觀」歷史主義）的兩條戰線的鬭爭中得到勝利，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在處理法國小拿破崙這個歷史人物及其發動的霧月十八日政變底再版事件時，作家蕭俄和社會學家普魯東

便發生了各自的錯誤，而只有馬克思才能從對他們底偏向的糾正中，把握了正確的觀點和獲致了允當的評論。馬克思說：

「羅俄只是對政變負責的發動人作了辛辣的談話的冒罵。事件本身，在他的著作中，好像是晴天霹靂。他把這事件只看作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爲。他沒有看到，他賜予這個個人以世界歷史上空前的個人發動力，並不是使這個個人成爲渺小的，而反是使這個個人偉大起來。普魯東呢，他想要把政變敘述成爲以前的歷史發展的結果，可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政變的歷史的說明，却轉化成爲對於政變主人翁底歷史的辯護。這樣，他就陷於我們的所謂客觀的歷史家的錯誤。」●

另一個較近的例子，便是艾思奇、藍莎、葉逸民諸先生關於學習社會發展史，關於「宗教神話的出現」關於「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諸點的爭論，艾思奇先生用了不小的氣力，才好不容易克服了「籠統地」「罵倒」一切剝削制度，「罵倒」一切舊思想，一概稱之爲

不合理的、騙人的」的非歷史觀點。●而與這些非歷史觀點相同或類似的觀點，也不見得就不在目前流行着的許多進步派的歷史著作中，貯藏着和孳生着。吳玉章先生在他底中國歷史教程序論●中也說道：

「但是，把一切舊的社會與國家形式，一切傳統概念，都認為不合理性的，當作陳舊廢物而拋棄，認為凡在現時以前的世界，都為一些偏見所指示，因而一切牠的過去只值得歎息而輕蔑，牠的歷史不值得一顧。這樣就……抹煞了勞動人民的發展進化歷史所創造的文明，割斷了歷史，必然要走到空想的社會主義……」

的確，這種對於歷史的看法是確實在好幾種歷史著作中存在過的，這都是從長期積疊下來的舊觀點舊看法中一旦掙脫出來不免矯枉過正把握未能穩妥的偏差現象，而這種現象是

- 有關諸文見學習雜誌第二期及人民日報。
- 初見人民日報，刻已印成專冊。

有害的，爲了要把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充分反映在新史學的研究工作裏，我們就只有正確地掌握與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亦即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時時向過右和過左的兩種偏向作不妥協的鬭爭。關於這方面，下引艾思奇先生的一段話可以被當做結論：「舊的觀點，是舊社會剝削階級思想長期影響的結果，它有它特殊關於世界歷史和人類社會的歪曲的看法作基礎，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爲剝削者的利益辯護的「學術」作基礎。要打破舊的觀點，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術，有系統地來推翻這種舊的「學術」，單憑講一些口號和名詞，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其次，將說及乾嘉以來歷史考證學的批判與發揚問題，這也就是史料的考辨和審訂問題。這一問題是與前一問題緊密地連結着，在前一問題的首要性與決定性強調地提出之後，緊接着便不能不觸及的次一問題。不掌握方法，只注意材料，其結果是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反過來假如只掌握方法而忽略了材料的考辨和審訂，其結果是只保有森林的空洞概念，連樹木也沒有了。恩格斯在批評他的老友馬克思的方法的正確之後，也同時指出他對於歷史

材料的「精確的知識。」恩格斯說：

「但要做到這個地步，●馬克思對於法國歷史還一定要有精確的知識……馬克思不只特別愛好研究法國底過去的歷史，而且還詳細地研究法國底現在的歷史，搜集材料，以備使用。」●

郭沫若先生在他底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也說及材料的檢討對於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檢討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和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

● 按「這個地步」是指馬克思關於拿破崙第三政變事件之「天下無雙的洞察。」

● 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德文本第三版序。

確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要有害。」●

這是從幾十年研究工作中體會出來的深知此中甘苦的話。在中國，這種材料的辨析工作雖然早在二百年前已被學人重視到了，那即是乾嘉以來的考證學；然而可惜這門學問的意義，清代人並沒有也不可能把牠弄得清楚。以高郵王氏父子（念孫和引之）爲最適當的代表，清代的漢學家們各以各的才能掌握了一些考證方法，因而的確對於文獻學和史學做出了一些值得我們珍貴的成就；然而他們都無視和無助於他們這一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因爲這種局限性而召致的漢學成就之不能無限制地擴大和道咸以後漢學之實際上的衰萎。這連章太炎和劉申叔都不能否認。章太炎說：

「余昔在南皮張孝達所，張嘗言『國學淵微，三百年發明已備，後生但當蒙業，不須更事高深。……』十餘年中，思學術未備，……諸治史學者，皆留心地理官制，其他已甚瘠矣；姓氏之學，……刑法之學，……」

● 見十批判書。

食貨之學……樂律之學……斯四術者，所包闊遠，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近世小學，似若至精，然推其本則未究語言之源，明其用又未綜方言之要。其餘類此者，蓋亦多矣。」●

劉申叔也說：

「自徵實之學既昌，疏證羣經，闡發無餘，繼其後者，雖取精用弘，然精華既竭，好學之士，欲樹漢學之幟，不得不出於叢綴之一途。一曰據守，二曰校讎，三曰撝拾，四曰涉獵，甚至考訂一字，辨證一言，不顧全文，信此屈彼。——然所得至微！」●

爲什麼清代漢學成果不能無限制地擴大？爲什麼乾嘉之學到了道咸以後便流於「叢綴」之一途而不能不呈現衰萎？其原因，正如在章太炎、劉申叔的話中也隱約提及到一點的，那便是由於這種考證學之形而上的思維方法底局限性與片面性。恩格斯說得好：

● 見自述學術次第，蘇州國學會單行本；另「制言」半月刊二十五期亦載。

● 見近代學術變遷論，左盒外集，卷九。